



生命渡舟

星云大师 · 著

心甘情愿，则不觉苦与难，

精进勤劳得善财

“命运靠自己”①

不急不急

星云大师说人生的坚持

『命运靠自己』①

不急 不急

星云大师说人生的坚持

星云大师·著

图字01-2007-27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靠自己 / 星云大师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80244-808-7

I. ①命… II. ①星… III. ①佛教—人生哲学—
通俗读物 IV. ①B94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3464号

本书版权由“上海大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授权

作 者 星云大师
责任编辑 张 晶
策划编辑 一恒盛辉
特约编辑 丁 健 程军川
装帧设计 利 锐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64267325
传 真 (010) 64245264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4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4-808-7
定 价 68.80元(全两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目录 ·



(上) 篇 在“忙”中安身立命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002

在我一生当中，多次与死神擦身而过……我很坦然地接受，因为我知道人生必须要经过千生万死才能走过来，是生是死，是好是坏，我都要去面对。

要有向困难挑战的勇气 /002 要争气，不要生气 /008
忙，就是营养 /013 没有待遇的工作 /018
千生万死 /025 不要做海豚 /030

做什么要像什么 /038

工作无分贵贱，只要做者有心，一样能得到欢喜自在；
事务无分难易，只要教者有意，自能集合群力，随缘任运，终能肩挑一切重任。

最高的管理学 /038 要做义工的义工 /044
破铜烂铁也能成钢 /050 做什么要像什么 /055
永不退票 /060 向自己革命 /066

从不灰心 /072

社会上许多人未富先懒，只知坐享其成，一旦失败就怨天尤人，奉劝大家不要只看他人开花结果，不知播种耕耘。所谓先做“众生牛马”，才能成为“佛门龙象”。

小，不能忽视 /072 肌肉是要活的 /078
勇敢的一面 /084 不要做焦芽败种 /088
面对问题，不要退缩 /094 先做牛马，再做龙象 /098

下篇

“忍”，是一生的修行



这一声“好”，休却了多少麻烦 /106

人生在世，若能时时以“心甘情愿”的态度来实现理想，必能有苦时不觉苦，有难时不觉难，一切困难自可迎刃而解，无事不办，无愿不成。

难遭难遇 /106 心甘情愿 /108

面临死亡，不要惊慌 /115 皆大欢喜 /119

生气不能解决问题 /124 我就这样忍了一生 /128



在生死病痛中悟出 /135

人的身体有毛病，会去找医师；东西掉了，也会急着去寻回，但心迷失了，却往往不知不觉……

横遍十方，竖穷三际 /135 重新估定价值 /140

一半一半 /145 残缺就是美 /151

要空，才能有 /156 要知道惭愧与苦恼 /163



眼见的都是佛的世界 /171

在艰困的处境下如何突破难关？怎样才能以宽大的度量容忍诬陷我的人？这就是修行。处人，要处难处之人；做事，要做难做之事。

我是佛 /171 建立人间佛教的性格 /177

随缘不变是最好的性格 /183 感动是最美的世界 /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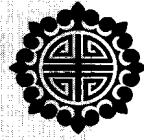
爱，就是惜 /196 将欢喜布满人间 /202



探索本性宝藏 /208

“真正会听的人，要听无声之声；真正会看的人，要看心内的世界。”

- 因缘能成就一切 /208 一切都是当然的 /214
- 举重若轻 /218 不见不闻的世界 /225
- 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 /230
- 从善如流 /235 图利他人 /240
- 无用与无明 /246 我们都在写历史 /251
- 千载一时，一时千载 /257 人生三百岁 /260



在「忙」中安身立命

THE JOURNAL OF CLIMATE

○天將降大任于斯人

◎ 做什么要像什么

○从不灰心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在我一生当中，多次与死神擦身而过……我很坦然地接受，因为我知道人生必须要经过千生万死才能走过来，是生是死，是好是坏，我都要去面对。

要有向困难挑战的勇气

一九六七年，刚开辟佛光山时，一片刺竹荆棘，到处深壑崎岖，可谓“地无三尺平，竹比三丈高”，许多人见了都却步摇头。有一天夜晚，我在草寮里看工程蓝图的时候，对身旁的心平说道：“看来开山建寺很不容易啊！”心平立刻回答说：“师父，记得您过去在宜兰时，常常告诉我们：‘要有向困难挑战的勇气！’我愿意跟随您的脚步，突破一切难关。”心平不愧最早随我出家，最能了解我的心意。

记得一九四九年刚来台时，这里的佛教因神佛不分，不重义理的提倡，被知识分子讥为迷信之流。宜兰偏处一隅，居民更是保守难度，当我在一九五二年来到此地，目睹信佛者多为不识字的老先生、老太太时，不禁心生一念：“我不相信这么好的佛理，知识青年会不向往，我偏要如过去所愿，向青年人弘法传教，我要向困难挑战！”于是一向羞涩的我鼓起勇气面对大众，凡见到一个青年来到寺院，就为他端茶接待，并且耐心地和他讲话。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心平，翌年他发心随我学佛，四年后出家。

后来前来道场礼佛听经的人日渐增多，记得当时有一位有“金嗓子”之

称的张姓女青年，高中刚毕业，只喜欢唱歌，一来寺院就向我抗议：“为什么要拜佛？”我告诉她拜佛的意义，她听了以后，竟然说：“我还是不喜欢拜佛。”我回答她：“那你以后来就不要拜佛，坐着看别人拜佛就好了。”后来她看到我教其他人拜佛，又说：“拜佛这么好，那我以后也要拜佛，但为什么要绕佛呢？……”听完她一阵强辩之后，我对她讲：“如你所说，你可以拜佛，不要绕佛，站在旁边看大家绕佛就好了。”后来，她看着看着，情不自禁地和大家一起绕佛，觉得绕佛也很好，从此她常常来宜兰念佛会听经闻法，要求念佛绕佛，我就这样一次一次地降伏其心。三十年后，我成立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她率先组织分会共襄盛举，成为佛教的尖兵。

另一位天资聪颖的张姓女青年，在父亲的命令下前来和我学佛，刚开始时她很不情愿，每次来寺院一下子，看到念佛法会的磬鱼响起，就在人群中浑水摸鱼地溜走，但我都佯装不知道，每次她的父亲问起她学佛的情况时，我也帮她掩饰。后来她上我的语文课，越上越有兴趣，还拿日记给我批改，此后一路跟着我从北到南弘扬佛法、开山建寺，她就是现在教界著名的才女——慈惠法师。

年轻的学佛者日渐增加，我带着这批生力军到各地去弘法。我们得付费拉电线、买灯泡，并且搬板凳、贴标语、制作道具、招呼信徒，每次开讲以前，还巡回大街小巷，一面敲锣打鼓，一面高喊：“咱的佛教来了！咱的佛教来了！”我们用这种克难的方式，以宜兰为中心，竟然将菩提种子撒播到台湾各地。

为了引起社会大众对佛教的注意，一九五五年，我在佛诞节这天举行迎佛活动，本来我们计划从宜兰市的南门游行到北门，无奈当时聚众游行乃法所不许，但为了增加信徒对佛诞节的认识，我们还是鼓起挑战的勇气，在雷音寺左右绕了几圈，引起不少民众围观。

一九七五年，第一届华僧大会在台湾召开，当来自各地的华僧到达高雄火车站时，我鼓动信徒前往热烈迎接，原本拟以欢迎方式接到高雄佛教会，遽知来了几万人，因事出突然，我只得灵机应变，向困难挑战。当大批人车

走出火车站的大道时，我自告奋勇，高喊一声：“跟我走！”随即拿着教旗在前面阔步领队，只见一路上所有红灯都变成绿灯，整个队伍如入无人之地，浩浩荡荡地通过街衢大道，震动了整个高雄市，第二天成为《台湾新闻报》的头版消息。在当年佛教徒备受压抑的时代，这次扬眉吐气的成果，发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也由于这个因缘，一九八一年，“世界僧伽会议”在台湾召开时，大家一致要求到佛光山参访，这本不在佛教会的预定行事之内，但碍于众议难违，乃安排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的行程。按理说，这短短的两小时包括巡礼及吃饭，是怎样也不足够的，但我不为困难所挫，那天，我们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五百余名僧伽接来佛光山，前一个钟头，分成二十队，由娴熟各种语言的出家弟子带领他们参观全山设施；后一个钟头，在朝山会馆席开五十桌，每桌由两个侍席给予亲切的款待，使他们大感意外，咸认在此地感受到台湾佛教蓬勃的朝气。

年轻时读到法显、玄奘等诸位大师印度参学的壮举，时生向往，直到一九六三年，我才有机会随团走访印度。在出发以前，就有很多人说印度人对中国人如何不友好，我们仍然克服溽暑，排除万难，来到这佛教的祖国，以亲善的态度赢得当地民众宝贵的友谊，最后连印度总理也在百忙之中接见我们。这一次的访问经验之后，增加了我的信心。

一九七〇年，我亲自率领近二百人的弘法团朝礼印度圣迹，是佛教史上阵容最庞大的朝圣团。当时，印度的观光事业不发达，卫生条件也不好，在困难重重中，我们居然包了两架专机，一架载人，一架除了运行李之外，装满了赈济当地贫民的粮食、衣物、毛毯，最难得的是二十一天的行程当中，团员们个个都欢喜愉快，健康无病，让当地导游都啧啧称奇。

经过这一次的带团历练，后来的几次朝圣就不为难了。直到第七度，应北印山区拉达克佛教徒之请前往弘法，才感到最为艰辛困苦。记得我们爬上四千米、寸草不生的峻岭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秉持着“向困难挑战”的决心，我忍着头痛欲裂的高山症，到各处访问开示，主持皈依典礼。

一九九〇年，为了凝聚佛教徒的力量，我组织国际佛光会，短短六年之间，我走访世界各地，在全球五大洲成立了一百多个协会，会员近一百二十万名，成为世界五大社团之一。一九九一年，我跌断腿骨，从手术后的第三天，便开始到各地佛光会弘法开示。一九九五年，我心脏开刀之后，也在一个月以内，借着走访美加视察会务之便，登上海拔四千公尺的落基山脉。凡此，都证明了困难并不足畏，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正视困难，化解困难，视困难为人生进步的踏脚石，要有“向困难挑战”的决心。

在推动佛教艺术方面，我也是凭着“向困难挑战”的毅力开创新局。初到台湾，看到许多青年男女闲时以歌唱自娱，不禁感叹佛教过去虽然借着优美的赞偈梵呗度化了许多信众，但到了今日，因词意难懂，乐曲古雅，以致不易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殊为可惜！于是我开始撰写歌词，却苦于没有韵文的素养，但凭一颗“不向困难屈服”的愿心，居然也完成了《弘法者之歌》、《菩提树》、《快回归佛陀座下》、《西方》等许多首现代佛教歌曲。

一九五三年，为了弘法的方便，我首开先河，组织佛教歌咏队，一向不喜欢歌唱的我，不但为队员请老师、抬风琴、印乐谱、搬椅子，还要勇于承受保守人士的抨击毁谤。四十年来，我们从乡村唱到都市，从国父纪念馆唱到展演音乐厅，从台湾唱到岛外，从录音带制作到碟片发行，佛教乐曲终于被大家所喜爱接受。回忆当初如无向困难挑战的精神，何有今日？

年轻时我就立志为佛教设立一座宝藏馆，同道们得知，都笑我一文不名，异想天开。如今许多人见我在全世界拥有七个佛教宝藏馆，都以为我神通广大，其实三十多年来一点一滴收集佛教文物的辛酸，实非笔墨可以形容。

办佛教杂志弘扬佛法也是一连串“向困难挑战”的奋斗史，撇开写作的艰辛不谈，像《觉世》，从旬刊到杂志，光是工作的地点就搬来搬去，从台北三重埔的大同南路到信义西街，从高雄市的中山一路到鼓山区的寿山寺，从大树乡佛光山的智度堂到东禅楼，到现在的如来殿。出版的方式则由报纸代印到邮局发行，从几个人从事包装到现在佛光山数百位学生帮忙套袋。记得一九六三年时的一场台风下来，社址所在的三重市变成水乡泽国，我们拖着

疲惫的身躯连夜抢救；在佛光山又遇到几次洪水泛滥，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将资料档案运送到较高的地面。今天《觉世》能够拥有一九五七年创刊以来的合订本，可说是全体工作人员不畏困难，得来不易的成就；每月发行四十万份以上的杂志，历四十余年，也可以傲视历史，如无向困难挑战的决心，何能臻此？

一九七九年，我另行创办佛教第一本综合月刊——《普门》，在当年人力、物力、财力都很欠缺的情况下，又是一件“向困难挑战”的创举，我们凭着广度众生的信念，勇渡难关。近十年来，台湾的杂志社有如雨后春笋一般林立各地，为了吸引读者，充实内容，我作不请之友，在忙碌之余，发心为普门提供“日记”，这一记就记了八年岁月。后来又增辟“百语”专栏，一写又写了六载。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曾经就着草地、缝纫机或捡来的木板上写作度众，如今在忙碌的行程中，为了及时提供《普门》的文稿，汽车、飞机的座位、讲经弘法的角落全都成了我的书房。

弘法度众的艰辛还不足道，开山建寺才是无比困难，佛光山深沟连连，光是搬运砂石、移山填壑就十分困难，而这里土质又奇差无比，遇水松软，常常好不容易建好的工程，一场雨下来，就被洪水冲垮。为了挡水，我经常率领徒众冒着狂风暴雨，搬沙包，运石头，甚至连自己的棉被都拿出来应急。一九七七年，初创普门中学时，正逢台风来袭，不但吹来的焚风所到之地草木皆枯，而且过境之后豪雨不断，处处成灾。普门中学生活大楼坍塌了，我们一面冒雨抢救，一面为新生办理报到。

数年后，又一场台风，高雄县多处成了水乡泽国，普门中学的山壁也被洪水冲倒，我们一面自力救济，一面为台湾灾区筹募赈济款项。

随着来佛光山的信众日增，相继兴建的朝山会馆、麻竹园、檀信楼已不敷使用。数年前，为了建一座可容八千人一起吃饭的大楼，我再度“向困难挑战”，在经济拮据、施工不易的情况下动工，光是奠基时，打到地下的木桩就有四十公尺之深，如今云居楼终于完工，计有三万六千米建坪，一、二楼没有一根梁柱，上面还有四层楼，人称世界第一。

佛光山北海道场因位于台湾北端山区，一年四季雨水寒天，工程经费庞大不说，当地的悍民想尽办法削切山路、阻断交通才是最为棘手的事情。后来在慧传和慧义的建议下，决定另辟道路，东借西补地凑了五千万元的工程费用，总算一劳永逸，解决行车的困难。有一天，担任北海道场监寺的慧传载我上山时，指着那条路对我说：“您看！北海道场多么雄伟壮观！”我笑着回答：“我一路上没有看到你们开辟的道路，我只有看到万分困难下付出的钞票！”

《联合报》副刊描写前柏克莱大学校长田长霖先生在该校奋斗的甘苦历程，其中述说他在柏克莱大学初执教鞭时，因为是东方人，所以租房子常被房主拒绝。读到这一段时，我心里有一种戚戚焉的感觉，因为我在欧美购屋建寺也遇到同样的困难，往往找了一年半载都徒劳无获。像现在的巴黎道场原是一座废弃的仓库，还是几经寻觅，才由江基民居士找到的；目前西来大学的校址，也是辗转周折之后才得到手。岛外开山之艰辛，可见一斑。幸好我的许多弟子都具有“向困难挑战”的精神毅力，才使得弘法利生的工作不致中辍。一九七八年在洛杉矶建西来寺的时候，美国政府抱持质疑态度，偏偏又逢度轮法师暗中诬告，使得申请建寺的过程倍加艰辛，幸亏慈庄、依航不向困难低头，每天冒着寒风一家家拜访，经过六次公听会、一百多次协调会，最后连基督教徒都说“我们的家庭需要西来寺”，天主教徒也出面说明“佛教是正派的宗教”，美国政府终于核准建寺。

永光初到天主教国家菲律宾时，屡逢兵变、地震、风灾、水涝，但他不畏艰难危险，每天都到菜市场去度化信徒，许多贫穷人家的小孩也因此得到如沐春风的教育，当地人对他感戴有加，天主教徒也对他刮目相看。一九九七年二月，他应岷仑洛教区副主教拉米瑞兹神父的邀请，率领佛光山马尼拉讲堂的僧信二众前往有四百年悠久历史的王彬岷仑洛天主教堂，首度代表佛教祝祷菲国新年平安，社会安宁。

数年以前，我们一行数人初抵加拿大多伦多，因人地生疏，租不到房子，到了即将去飞机场的时候，我只好在路边停车，把依宏放下，告诉他：“你

自己想办法吧！”他不负所望，尽管遇到诸多困难，仍勇往直前，如今不但借着在当地所学的英语及广东话广招来者，建寺度众，而且还将弘法的脚步拓展到北极地区。

所谓“师资相承”，“克绍箕裘”，千百年来，佛教徒就在相继不断的接力当中完成许多宏伟的事业，也延续了圣教的长远命脉。像栖霞山的千佛岩是父、子、孙三代相继不断的成果；敦煌石刻则是从前秦时期沙门乐樽试凿开始，历时千余年所完成的伟绩，我们在追思惊叹之余，对于前贤“向困难挑战”的遗风，能不勤行效法？月霞法师创办华严大学，因出资者罗迦陵女士坚持学生（里面包括出家人）向她拜年，立即将大学由上海搬到杭州，在一般人看来，礼拜一下很容易，易址迁校却非常困难，但月霞法师为维护佛制，不惜一切，“向困难挑战”。古德仁风，实令人不胜瞻仰！而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为上求菩提，下化众生，历经万死千生，累劫精进，终于成就佛道，广度有情，更说明了挑战困难所凭借者，并非自私斗狠的匹夫之勇，而是悲智兼具的大仁大勇。所以外在的困难并不可畏，它正是内在慈悲、智慧、信心、愿力、精神、志节最好的试金石。“向困难挑战”，其实是在向自己挑战，能一鼓作气，通过考验，我们的人生才能从突破创新中获得无限的意义。

要争气，不要生气

一九三七年，日本出兵侵略华北，在杭州经商的父亲于返乡途中突然失踪，根据判断，应该是在枪林弹雨中丧生了。我家本来贫穷，遭此变故，一贫如洗更是受尽邻里欺负。母亲却从来没有自怜自艾，反而以坚强的语气鼓励我们四个稚龄的子女：

“孩子们，我们要争气，不要生气！”

我听了以后，下定决心要力争上游。

那时家乡的经济十分落后，往往要摆渡到运河对岸采购日常用品。然而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没有人肯为了赚一两毛钱而冒着生命的危险渡河。那年我才十岁，看到这种情形便自告奋勇，将衣服一脱，往头上一扎，跳下湍急的河流里，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将大家所需的用品买办齐全。乡人们常竖起大拇指称赞道：“李家的二小子真不简单！”看到母亲绽开欣慰的笑容，我默默地告诉自己：“我还要更加争气！”

次年，我搀着病弱的母亲离乡寻父，路过栖霞山寺，在偶然的机缘下，我答应寺里的大和尚披剃出家。母亲知道我意向坚决，只好含着眼泪，独自回乡。望着她孑然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眼前，我在心中呐喊：“母亲！您放心好了，我会争气的！”

刚到丛林参学时，由于年纪还很小，我什么都不懂，常常被同学取笑。这时，母亲的话浮上心头：“我们要争气！”于是，我加紧用功，发心工作，果然获得了许多赞美。

初摸索写作时，也有一段令人难忘的心路历程。有一回，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以菩提无住直显般若论”，虽然当时连题目都看不懂，还是非常用心地写了好几张作业纸。老师阅毕发回，评语栏中写着两句诗：

两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同学们看到，在一旁嘲笑：“老师的意思是不知所云啊！”

下一次的作文课，题目是“故乡”，我认真地构思布局，在交出去前看了又看，自觉是得意之作，数天后发回，老师的评语又是两行诗句：

如人数他宝，

自无半毫分。

先前写得不好，是不知所云；这篇写得好，却被误会有抄袭之嫌。虽然如此，我并没有生气，也没有泄气，反而更加细心地观察事物，揣摩思考。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我的佳作频出，老师渐渐对我刮目相看，有时还在课堂

上予以褒奖。这时，我随手涂鸦的小诗数篇也陆续在报端披露，更是受到瞩目。我更加深信：受到挫折委屈时，只有自己努力争气才有用处。

或许因为我是家师志开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他对于我总是分外严厉。记得有一回，我受到一位师长的责罚，家师知道我受了委屈，遣人叫我去问话。在一番开导之后，问起我的近况，我坦然告诉他，衣单不全，纸笔不周。他不但没有给我丝毫安慰，反而端起桌上的一杯茶，说道：“你以为没有钱，我就会给你吗？明白告诉你，我把喝茶的茶叶钱省下来给你，你也用不完，但我就是不给你。什么道理，我现在不说，你将来自然会明白。”

另一次，我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时，全身生满了脓疮，无钱医疗，在等死的状况下，我强耐病痛，写了一封信给家师，报告我的近况。没想到家师回信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那装腔乞怜的信，我已收到。”

面对这些事情的当下，心里的确也感到有些委屈，但是事后仔细反省，我觉得家师是真正爱护我的，如果他对我和颜悦色，百般安慰，乃至给我钱用，让我生活过得舒适一点，我会很欢喜，他看了也会很高兴。然而，他却故意反其道而行，为的就是要我学习在遇到挫折困苦的时候，能够坚强忍耐，自我争气啊！

一九五五年，当我撰写的《释迦牟尼佛传》出版时，浮现在心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呈给家师指教。由于当时海峡两岸来往困难，我只有辗转托人由香港带到大陆，直到家师有了回音，我才放下心中悬宕的石头。我这样煞费苦心，为的就是要让他老人家知道：我是争气的弟子，我不会让他失望！

一九四九年我初来台湾时，善导寺一张八人座的圆形饭桌，却围坐了十五六个人，我常常知趣地默然离去。

在走投无路之下，我想到或许可以去基隆某寺找我过去的同学。当我们一行三人拖着疲惫冰冷的身躯，冒着寒风细雨走了半天的路程，好不容易到达山门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寺里的同学听说我们粒米未进，已经一天，赶紧请我们去厨房吃饭。可是就在这时，另外一个人说话了：“某老法师交代，我们自身难保，还是请他们另外设法好了！”当我正想离开之际，同学叫我

等一等，他自己拿钱出来买了两斤米，煮了一锅稀饭给我们吃。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当时捧着饭碗的双手已经饿得不停颤抖。吃完稀饭，向同学道谢以后，在凄风苦雨之中，我们又踏上另一段不知所止的路程。

由于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立下誓愿：日后我一定要普门大开，广接来者。结果，二十年以后我实现了愿望，先后在台北设立普门精舍、普门寺。我教导所有的徒众都必须善待信徒香客，直到现在，佛光山的每个分院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每一餐必须多设两桌流水席，方便来者用斋。对于前来挂单的出家人，则一律供养五百元车资。在现代社会里，虽然清茶淡饭、杯水车薪也许不算什么，但是自信诚挚的心意却是无价的。

后来，我在佛光山开办中学、幼稚园，乃至佛教杂志，也都以“普门”为名，凡此都是取其“普门示现”之意，希望徒众都能效法普门大士的精神，接引广大的众生。

我常常在静夜里回忆往事，想到当年的一些同道们在生活的压力和人情的难堪之下，愤而另作打算，如今不少人潦倒落魄，心中真是不胜感慨！

至此我坚信，所谓的“争气”，并不是争一时的情绪，而是争千秋大业；所谓的“争气”，更不是求一己之私利，而是求众生之福祉。

也就因为这一份为教为众的认知，时时在心湖里激荡起澎湃的浪花，我一生从来不因眼前的挫折阻挠而怨天尤人，或失望退缩。

过了两年，我受聘担任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当时民风保守，一些人又担心我的观念太新，会把学生“带坏”，讲习会从新竹搬到台北后，就不再请我教书。甚至后来圆融尼师创办东山佛学院时请我教书，也终因道源长老的反对而作罢。

我想到与其和他们争论，倒不如自己到别处去争气，所以，我决定暂时放下文教工作，勇敢地面对大众，走上社会弘法的道路。

我并不为个人的荣辱得失感到生气，只是目睹教界的短视近利，不免感到遗憾。为了佛教的发展，为了众生的福祉，我只有另辟天地，自我争气。

“路遥知马力”，“疾风知劲草”。当年大家嗤之以鼻的“人间佛教”理念，